

◇人物

忘年交老吕

□ 韩思中

习惯上,我一直称呼吕世豪先生为吕书记,至今亦然。
又是,吕世豪先生是我相交甚笃十数载,经常彼此牵念的忘年之交。私下里,无论见面或是隔三岔五通电话,我们总会先相互打打趣,天马行空一般调侃对方几句,再言正事。至今亦是如此。

被一个老男人牵念,同时,也牵念着这个老男人,想想,这种感觉真是奇妙。

按理说,吕世豪先生是典型的官场中人,他先后担任过汾阳县委通讯组长、阳城乡党委书记、县文委主席、宣传部长、汾阳市委副书记等领导职务。但是实话实说,我从他的身上,居然感受不到一星半点儿的风采。要我说,他就是一个说话幽默风趣,真性情的高产作家嘛。不过,经常听汾阳的文友们聊起他为官时,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都取得不俗的政绩和良好的口碑。联想到他曾荣获山西省宣传思想工作标兵,曾被省劳动竞赛委员会荣记一等功时,我倒有些个恍惚了。

直到最近,拜读了吕世豪先生的散文《文峰塔十年祭》,我才约略体味到作为一名县级领导,当年,他为了做成一件有意义的事,所面临的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质疑、委屈、变数、困惑、失望,再有的,就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心胸与精神境界。

1997年,吕梁市委、市政府命名首批“吕梁人民作家”,吕世豪先生实至名归位列其中,这倒并不意外。纵观山西文学界,无疑,吕世豪先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换言之,他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且是在一边为官一边为文的情况下,时

至今日,依然笔耕不辍。试想,一个作家五十余年来,能够持久享有旺盛的创作状态,放眼全国文坛,又能有几人?由此,他的创作成就,创作产量得到行内的认同及赞誉,是理所当然的事。若单论创作产量,毫不夸张地说,寻常作家终其一生努力,都难望吕先生之项背。

截至目前,吕世豪先生共出版各类文学作品41部,约600万字,诗作曾连续两届荣获全国新田园诗歌大赛一等奖,连续多年入选全国各种版本的年度诗选,并有中英文对照的诗集发行海外。用著作等身评价他,似乎并不为过。

过去,我一直久闻吕世豪先生之大名,而真正近距离接触他,则缘于2008年10月,由汾阳市召开的诗歌协会成立大会。

是日,因了工作缘由,我应邀参加了会议。席间,我除了见到省作协副书记、副主席杨占平等一千人外,竟发现国内诗界泰斗,原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雷抒雁、《诗刊》主编叶延滨、副主编李小雨,编审周所同诸先生亦在座。这便有些意外了。试想,一个县级市的诗歌协会成立,何至于会惊动国内顶尖的诸多诗界大咖?联想到全国各地诸多形形色色、名目繁多的文学活动,此类级别,此类文学活动,恐怕并不多见。由此可见,除却他们对吕世豪先生诗作的高度认可外,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只能归结为吕世豪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在了。

在我看来,而今,吕世豪先生是75岁的年龄,57岁的身体,37岁的对于生活的热爱以及充沛的文学创作激情。

现实生活中,他是一个性格耿直、表达方式直截了当,行事做派雷厉风行

的人,一旦认准的事,即刻付诸行动,绝不拖泥带水,典型的北方汉子形象。

不过,这只是他的一面。我的忘年交老友吕世豪啊,他还是个十分有趣的人。

近些年来,无论吕梁作协还是汾阳作协,每年都会组织诸如座谈、采风、作品研讨等关于文学话题的活动,加之,大家私下交流、交往也颇是频繁。文朋诗友们聚在一起,自是没有那么多讲究。只要吕世豪先生在场,往往,说话幽默风趣的他,就会抢尽风头。这个有趣的老汉总会拿捏好火候,主动出击,撩拨一下张三,逗弄几声李四。于是乎,在场的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李二麻子很快结成同盟,纷纷出手,群起而攻之,众人七嘴八舌令我一言我一语,话题五花八门,比如吕先生喜欢教老太太抖空竹啦,和鲁院一位女学员初次见面,就把人家迷恋得五迷三道啦,等等不一而足。如此,他很快招架不住,在众人畅快的欢笑声中,急吼吼抓耳挠腮一番,直至憋出一句国骂,遂哈哈一笑败下阵来。

据说,吕世豪先生抖空竹的技艺,的确是了得。之所以“据说”,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未曾领略过他抖空竹的风采,至于他是否有教老太太抖空竹的爱好,更是不得而知。但是,关于他被鲁院女学员迷恋一事,我倒是见证人。

有一件事,令我铭刻于心、感念至今。

2010年,我曾在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习四月整。期间,自然与常住北京的吕世豪先生相聚若干次。是年冬季,我偶返吕梁,恰巧吕先生正在汾阳老家。于是,他再三再

四勒令我进京时,务必提早告知,并约定在汾阳高速公路口处一见。那个时候,吕梁火车站还未开通,我通常的出行选择,是乘坐停在吕梁宾馆门口,然后直达北京六里桥西客站的大巴车。那个寒风刺骨的冬夜,当大巴车到达汾阳高速收费站口,去接汾阳、孝义赴京的旅客时,隔着老远,我就看到吕世豪先生和文友王春雷。却是,他二人特意送我一箱汾酒,只为着我喜喝汾酒好交友,只为着想让我鲁院的同学们,也尝尝山西汾酒的滋味。

那日,鲁院的学习即将结束,接下来,便是我们的最后一道菜——结业联欢晚会。中午,我用汾酒招待了一帮鲁院的同学,当然了,也特地邀请到吕世豪先生。席间,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出格举止,无非是,同学中有一位长相圆润甜美,年约五十的东北美女作家,当她知晓吕先生既是领导,又是丰产作家的身份后,遂眨巴着柔软的眼皮,一而再再而三,用她会说话的笑盈盈甜到发腻的大眼睛,欣赏这位来自晋西北的老帅哥,喜悦和崇拜之情溢于言表,竟将我等在座的一干男性同学,置于无物之境地。仅此而已。

作为一个文学家,自身的创作成就很高,自能获得同行和读者的认可,说到底,作家是要用作品说话的。而在坚持文学创作的同时,还能够乐于助人,积极主动地扶掖后学晚辈,以自己的威望、影响力、号召力,营造出一方文学氛围,带出一支强悍的文学创作队伍,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我粗略估算了一下,近些年来,吕世豪先生为我市十余位末名作者写过序、评论文章;陆续为《吕梁文学》《吕梁日报》推荐过大约三十几个刚刚起步、有发展潜力文学新人作品。另外,据我所知,凭借他直接的、间接的努力,加入国家级、省市级作家协会组织,或首次在国家级刊物、省级刊物发表作品的我市作家,也不在少数。

感慨之余,我常想,如果当下的文坛,多一些这样的人,该有多好。

是的,吕世豪先生正是这样一个有趣的人,真性情的人,有情怀的人。这样一种人,令人想不敬重,都难!

(作者系吕梁市作协主席)

吕世豪诗歌精选

吕梁山人

吕梁山穷
生存在
大山褶皱里的山民
都像
黑山羊老黄牛一样
祖祖辈辈绵善实诚
只要一走出大山
一个都不认怂
无论行走在
都市深处的大街小巷
其海拔高度
都和吕梁山一样
巍峨高耸
哪怕一颗沙粒
游离在外
都是一尊
敦厚的山岗
能给自己遮雨
也可为朋友挡风

村妇

山沟里的女人
只相信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总爱以泪水
去冲淡生活的忧愁

男人是垄背
女人则是垄沟

山沟里的女人
常常将自家男人
吊挂在口头
男人有点儿短处
也不愿背后
让人去戳指头

男人是衣领
女人则是衣袖

山沟里的女人
总愿在男人的怀里
炫耀地搁俩馒头
自己甘愿

喝一碗稀粥
啃半拉窝头

男人是耙耙
女人则是耢耢

山沟里的女人
还爱将辣椒
高悬于墙畔窑头
以显示生活的富有
扯不断的乡情
便是土窑畔上的
夹壁邻右

男人是褂子
女人则是纽扣

山沟里的女人
有时是女人
有时却是男人
每当那口离家远走
不管人去何方
心都牵在身后

男人是大蓬
女人则是车轴

(此诗获全国第三届
新田园诗歌大赛一等奖)

黄土地

所有的故乡
不及黄土地的故乡

所有的奶香
不及黄土地的奶香

所有的热炕
不及黄土地的热炕

所有的回望
不及黄土地的回望

所有的歌唱
不及黄土地的歌唱

所有的黄土地上
都种有爹娘一样的高粱

发表于《诗刊》
2008.8上半月刊

杏花雨

春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立体
我才缓缓地穿行在杏花雨里
触清凉的雨 似丝
织一幅迤逦淡雅的情抱
染浅浅的绿 似诗
谱一支春光圆舞的序曲

春是一个有声有韵的立体
我才依依地穿行在杏花雨里
踏纷纷的花 似泥
雕一尊牧童归途的立意
冰薄薄的雾 似纱
纺一怀扑朔迷离的魅力

春是一个有情有致的立体
我才甜甜地穿行在杏花雨里
闻隐隐的香 似酒
醉一回杜牧清明的诗句
融淡淡的脂 似色
涂一抹春江水墨的命题

红枣

太阳每一次降落
都将血红挂上树梢
渐渐地 阳光成了秋的久远
血红便凝成了红枣

感觉一颗颗红枣
感觉军民感情曾经的拥有
恒念成了擦不去的痒痒
成了逝去潮汐的某种波涛

曾经的那些枣树
都筑有一蓬记忆的鸟巢
红枣更替着不断的青绿
鸟巢却捧一掬长不大的童谣

不甘寂寞的那些红枣
总爱炫耀于最丰收的枝条
一只只粗糙的手掌
常用细腻将历史灼烤

凝视红枣 凝视
枣树枝头每一个最后的情节
凝视 成了一种感情的久远
久远作一堆篝火的燃烧

抚摸红枣 抚摸
一种逐渐淡去的记忆
抚摸 成了一种宽息的心跳
心跳作一章最富特色的烛照

(组诗《远去的山村》,获全国
第二届新田园诗歌大赛一等奖,
此为其中一首。)

吕世豪出生于1945年1月,汾阳市肖家庄人,是我市首批命名的“吕梁人民作家”。他就是从汾阳这块钟灵毓秀的沃土地上,走出的一位国内著名诗人。他以一首《抗旱图》登上诗坛,至今笔耕不辍,2017年出版《吕世豪诗歌全集》8卷,收诗作近万首。他曾连续两届获全国新田园诗歌大赛一等奖,连续多年入选全国年度诗选,并有中英文对照诗集发行海外。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山西省作协四届理事、五届全委委员。

6月3日至10日,我通过电话、微信,语音和文字,与吕世豪先生就其诗歌创作进行了深入的访谈,本期择要刊发,以飨读者。

永远眷恋的故乡和乡土诗歌创作

记者:你正式发表的第一首诗现在还记得吗?

吕世豪:我的第一首诗《抗旱图》,创作于1973年春天,发表在《山西日报》4月3日副刊,距今已过去了47年时间。全诗近60行,反映了吕梁山区抗旱下种的恢宏场景,影响颇大,奠定了我在山西诗坛的位置。贵报的前身是《吕梁通讯》,我初时的不少诗歌曾在它的副刊发表,可以说我是从这张报纸上走出来的作家和诗人。彭化高先生德高望重,是最敬重和怀念的一位报人。

记者:1979年,你的第一部诗集《血花》出版,第二部诗集《乡恋》在1989年出版。这期间正好是你34到44岁之间,是一个人文创作的黄金时段,为什么反而没有诗集出版,你的诗歌创作,还在坚持吗?

吕世豪:《血花》是一部叙事诗六人合集,也算我的第一部诗集。叙事诗《爱情的旋律》,讴歌了中越自卫反击战中,一位英雄战士与青年歌唱家之间的纯洁爱情。《血花》之后十年时间,我的第二部诗集《乡恋》才出版。是因为当时我被任命为汾阳阳城乡党委书记,这是汾阳县第一个大学生乡党委书记,我不能给丢脸。在这期间根本没有时间写作。那时,《晋阳文艺》杂志要给我的《把门锁》一诗颁发作品二等奖,都是偷偷去省城的。第二部诗集出版时,我已在宣传部长任上。

记者:你被誉为乡土田园诗人,大部分诗都是在歌咏农村生活。十年沉寂之后出版的诗集《乡恋》,都是乡土田园题材。你出生在汾阳,学习、工作、生活都在汾阳。我注意到,你创作的大量诗歌都是在歌咏故乡、歌咏农民和农村生活。你甚至有三部诗集的名字都离不开故乡。《乡恋》(1989年)、《回望故乡》(2014年)、《咀嚼乡愁》(2016年)。故乡,是不是你诗歌的源泉呢?这块土地,为什么会给你带来那么的灵感和感悟?

吕世豪:因为爱。汾阳是我的故乡,故乡养育我多年,不能忘本,我一生眷恋这块热土。吕梁地区十次提拔,和北京三大新闻报刊商调,都未能动摇我的意志。我的大量农村题材作品,以及所创作拍摄的几部电视连续剧,都取材于汾阳。我热爱并熟悉这块土壤,热爱在这块沃土地上劳作的父老乡亲。这里是我创作的源泉,一拨儿一拨儿的素材和人物,都取之于此。实际上,与乡土有关的诗集不止三部。比如《永恒的初吻》(1997年)和手头上结束,但没有付梓的《从酒乡出发》等,都是农村题材的诗歌。另外,在其他诗集中,也有不少田园诗的内容。在《韵语无痕》的序中,我国著名诗人雷抒雁就曾这样评价:走进他的诗集,就像走进一座五光十色、包罗万象的乡村民俗博物馆。这些诗以其农事的独特和诗人对农事的熟悉与热爱,洋溢着朴实与新鲜……

微型诗和行旅诗

记者:你的诗歌创作中,微型诗占了很大的比例,三部微型诗集《微思集》(1991年)、《吕世豪微短诗选集》(2001年)、《微型诗600首》(2011年)。微型诗在某种程度上讲,只要有灵感了,随时都可以写两句,创作相对简单。但是倘若创作了近三千首微型诗,其难度就几何级加大。你为什么会为微型诗创作感兴趣?对微型诗的创作,有什么心得?

吕世豪:我们知道,山西的主打食品是面食。回顾我的写作历程,和我曾经写过的散文、电视剧及报告文学相比,我的主打作品是诗歌,而诗歌中的主打项目又是乡土诗。50年业余书写,许多农田农事农具的写作不计其数。乡土诗之后,才衍生出我对行旅诗、爱情诗、哲理诗和微型诗的尝试和探索。不觉中,镰刀在我的诗作中出镜率最高。1994年5月,省作协在我的家乡为我举办“诗歌作品研讨会”。著名作家张不代先生的发言题目,就是《啊,你这把镰刀》。他说,你不断在讴歌镰刀,其实你就是一把镰刀,无季节的播种,也无季节的收割。微诗创作是我写作的另一翼,我最早的《微思集》,就是我在吕梁地委党校学习时完成的。住校一年,我是借着简陋的床板和打饭的窗口,完成了我的哲学思考和诗体笔记。除过前边提到的三部诗集,《独语无边》和《细语无声》也应列入微诗系列。它们和《韵语无痕》是“诗意的栖息”丛书系列,2009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在首都西单图书大厦和王府井书店陈列销售,我亲自去看过几次,心里很高兴。数千首微型诗,成全了我乡土诗之外的另一道风景。

记者:我听过一则趣闻,说是吕世豪出访15天,就背回了一本诗集,我专门考证了一下,这部诗集就是《巴黎梦·柏林雨》,题材既不是你擅长的田园诗,也不是微型诗,更像是行旅题材,而且,你还有同样行旅题材的《塞北雪·江南雨》,很像姐妹篇。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吕世豪:好的。行旅诗是我在乡土诗之外,另辟蹊径的又一个战场。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我先后四次随山西作家考察团出访亚非欧9国,带回了大型文化散文《韩国记行》《撒开埃及一扇窗》及诗集《巴黎梦·柏林雨》等作品,在出访作家群中,我算丰收的一个。传闻,所说的就是这本诗集,其实,大量的增写、修改及文字润色工作,还是回国以后完成的。巴黎是世界艺术的殿堂,也是许多艺术大师的摇篮,不少知名画家音乐家名人,都会以在巴黎街头有过淘金经历引以为荣。1998年10月11日,我就曾冒雨打座巴黎街头,不管不顾写下过《雨中巴黎》的诗作。《巴黎梦·柏林雨》和《塞北雪·江南雨》,是我行旅诗集的一对姊妹篇,均由作家出版社出

◇对话

抚摸诗歌的温暖

——著名诗人吕世豪访谈

□ 本报记者 李牧

灵感以及其它

记者:灵感是一种来无踪去无影的不可捉摸的东西,但是搞创作,尤其诗歌创作,都会谈到灵感的问题。你在几十年的诗歌创作历程中,怎么看待这个事?

吕世豪:灵感是创作的灵魂。灵感这东西,有时来自生活,有时来自书籍、电视、手机或闲聊,无处不在。对于灵感的闪现要有敏感,要善于捕捉,不能给轻易溜掉。灵感不是农家的米面瓦瓮,挖了就没了;它是山涧的泉水,舀过之后就又满上。当创作进入山穷水尽的窄巷,灵感是会带你走向柳暗花明的。

记者:50年来,你创作了近万首诗歌,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但是,几乎所有的行业,都会有因为长时间重复而产生懈怠和烦躁的时候,你有过这样的感觉吗?有没有感觉到是在重复自己?江郎才尽?

吕世豪:我退休已经20年了,这20年仍旧行驶在创作的快车道。但颇颇毕竟老矣,中间又生场大病,现在仍是康复期。一生爱诗如命,诗歌写作是我生命树干上的最后一片绿叶。一生业余,至今仍不停笔,已经出版的17部诗集,一半是退休后的作品。眼下,还有《正是瓜棚听雨时》《寺里有一池碧水》等三部诗稿积压案头。写诗近万首,算是一个痴老头吧。何日江郎才尽了,写得诗不多了,思中和李牧两位晚辈给我订好,拜托到那时提个醒。

记者:哈哈,好啊!回头我和思中说一声。2014年,《抚摸诗歌的温暖》一诗发表,这首诗独树一帜,我认为它属于诗论,以诗论诗,是对诗歌、对当今诗坛的认识和反思。可以说这个谈谈吗?

吕世豪:作为诗人,肯定要有自己的诗歌立场和诗歌观点,你不是专业诗人也概莫能外。面对新诗走向和今后发展,许多诗人忧心忡忡。前年夏天,我两次受中国诗歌学会邀请,去中国新诗发源地北京大学,参加“中国新诗百年纪念”活动。期间,黄怒波主席还设宴招待了外地诗人。无论谢冕、西川、于坚等诗界大家发言,还是与其他知名学者座谈,我都很难理出头绪。中国新诗肯定要发展,不发展死路一条。当代诗坛,总不能永远让《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之类诗歌独霸诗坛吧!在一些青年诗人心中,好像遇上几年诗歌,然后再备上一条上吊绳子就够了,就可以全身而退去做诗圣了。当代诗坛谁主沉浮?在诗坛,像《沁园春·雪》《回延安》《雷锋之歌》《小草在歌唱》之类的经典还可以再吗?它们还会再次成为当代诗歌的主旋律吗?

我鄙视当代诗坛的各色流派,觉得挺无聊的。朦胧诗出现至今,中国诗坛门派越来越多,诗论越来越怪,诗人队伍越来越长,但好诗却是越来越少,读者群体也越来越稀。泱泱诗歌大国,诗却每况愈下,让国人泄气。许多文人,都在怀念上世纪80年代诗坛盛况,我是过来人,当然不能例外。但感叹归感叹,过去是回不去的。平心而论,在各门派中有些诗还是不错的。对他们的代表性人物,和他们身边一些公认的好诗,我是很关注的,我都会像钟表老师一样,对这些诗作要拆开瞧瞧,然后再组装上去。从一拆一装中汲取营养,武装一下自己。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这是宗旨,这样才不会落伍。

记者:1982年,你在《绿衣使者颂》中,第一句就是“我是一名成就甚微的业余诗人”。我也注意到,你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自己是名编外诗人,业余诗人,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如今你功成名就,著作等身,还认为自己是业余诗人,“编外”诗人吗?为什么?

吕世豪:我这辈子基本上走的是业余创作的路途,不是谦虚之说,是事实。回望我走过的文学之旅,路途曲曲拐拐,点点滴滴,不是用一个简单苦字能说清楚的。多年行政缠身,很难静下心来精雕细刻过一首诗歌,这是我的遗憾,也是命运使然。细想路遥一生,先后找过两个北京知青,一个林虹,一个林达。我的爱人是天津知青,叫林玉。人世间林子大了,甚的鸟儿都有。路遥的两只鸟儿中途都飞了,造成他人生的极大悲剧。我的鸟儿一直厮守诗人身边,现在成老家雀了。她就落在我屋檐下,打理全家的柴米油盐,一生相依相守,没有磕碰出一道裂纹,这才让我能在平凡的世界快乐写作至今。这点和路遥相比,我是幸运的。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结合你的生活和创作,可以对年轻的诗歌创作者们谈一些建议吗?包括成功,包括人生和创作。

吕世豪:(1)学会说人话,用人话创作让人能看懂的诗歌;(2)写作一定要有厚实的生活功底,不去捕捉不着调的意象,不做无病呻吟状。要写自己观察最细、体悟最深的生活。就如一名孕妇,你肚里没货,躺上产床硬生是生不出来的。(3)向中国的诗歌传统学习,向外国诗人的优秀作品学习,在学贯中西中壮大诗歌;(4)在忙着当诗人前,先要学会打理诗歌,在语言的打造上要有种干脆精神。

◇含英咀华

诗魂的归宿

王希良

一个文学工作者,一位著名的诗人,当他的诗魂日臻成熟以至炉火纯青的时候,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吕世豪的诗歌在我的印象里,无疑是田园诗的代表。一位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诗人,一位从乡下走来,乡情满满,一辈子讴歌家乡,且放弃名利,乐此不疲的诗人,是应当得到人们尊敬的。

他应当是这块沃土上写诗最多的人,也是倾注感情和才华最著名的作家。

记得五十年前,我们在汾阳师范的一间普通的教室里,听取了一节难忘的诗歌点评课,那是著名教育家刘辉汉老师点评世豪兄刚刚发表的一篇《抗旱图》的诗。家乡十年九旱,事关农民衣食,记忆中的光绪三年和二十六年大旱,曾使赤地千里,饿殍遍野。集体化后,农村的抗旱斗争成了农业生产过程中绕不过去的全民战役,它代替了传统的祈雨仪式,彰显了战天斗地的豪迈。所以这篇作品的影响就不只是吕梁山区了。

那真是一幅至今难忘的图画,男女老幼,车水马龙,盆盆罐罐,有声有色。那时,作者还在通讯组任职,乡间的情懷,下乡的采访,田间的劳作,战斗的号角,使他能够准确地把握这一时代特征,将这样一段全民上阵的抗旱场面描绘得活灵活现。

几十年以后,当诗人已然大步迈入诗歌殿堂的时候,他已经在全国新田园诗大赛中获奖并被人誉为田园诗人了。记得在一次诗歌研讨会上,山西省著名作家张不代以一把镰刀称谓我们的诗人,赞叹他不停收割的一生。汾阳人有一句俗语“放羊的和割草的”比喻后者千万不能停下手中的镰刀。他一本本鸿篇巨著问世,让省内同行羡慕不已。这是乡下人的本色,也是田园诗之所以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缘由。如同田园里的果实,在老农一年四季辛勤抚育下,终于果实累累的时候,那份甜蜜和氤氲,局内人体会更深。

现在,我们都老了。一辈子与文字打交道的我们一代人都步入古稀了。回首自己一生的奋斗,爱抚等身的著作,那是心血和汗水的结晶,一切的名与利都付诸东流了。而坚守的仍是这块阵地,耕耘的仍是这片沃土。当诗歌如小溪般流淌之时,唱出的仍然是那首乡情,浸入肺腑的甘甜,引人入胜的故事,动人心弦的韵律……乡愁,大地,母亲和诗,养育和呵护着我们的父老乡亲,那就是乡下啊。到乡下去,让自己变成一粒种子,把诗的精神、诗的灵魂、诗的光彩植入芬芳的泥土,让她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抑或植被大地的小草,还天地间绿色和生命。这就是田园诗的归宿。

(作者系山西省作协会员《汾阳县志》主编)